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目錄

書

與友人辯雅俗書 乙巳館試

與郡中友人論文書

答王弘臺僉憲書

與張華東都諫論伏 闕書

與耿藍陽書

與顧桐柏侍御論遼事書 庚申八月

答經畧熊司馬書 巳未七月



與王職方論徐詹事練兵書

庚申八月

答熊經畧司馬書

庚申七月

寄都下諸門人論遼事危急書

辛酉四月

與孫相國愷陽年丈書

與王經畧大司馬書

與郡邑論絕塚書

論興復郡中書院書

復顧涇陽先生書

與李總憲旭山論楊侍御被劾書

與顧大理桐栢書

與臺中諸門人書

又與臺中諸門人書稿

答門人周季侯侍御書

回王立宇撫臺書

又答王立宇撫臺書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六

華亭張 萬世調甫著

書

與友人辯雅俗書

乙巳館試

辱惠書論以雅俗之辯僕聞之三家之人不可以
評三家之市僕也不嫻于雅也其何能辯之雖然
願以廣吾子之問也吾子曰雅之品曰靜曰平日
損曰清曰理曰文曰剛曰任躁害靜奇害平滿害
損溷害清詭害理野害文繞指之害剛錚之害任

八者雅俗之槩也吾不敢以子言爲非也雖然亦願有辯也木偶土梗靜與聯隙塗爨中庸模稜平與言不先人行不抗物其精神僅周人耳目而止損與招招建鼓而日箕穎清與稱師說而附倫序如食生不化理與其謂文則溺心絕根漏卮也其謂剛則激而悍淫未可載也其謂任則僨轅之駒不徵千里也僕之不能無辯者此也夫天下有類俗之雅而必無似雅之俗雅不自爲雅而雅自存有其爲之則俗耳彼尋常鄙俗之人亦嘗嚮雅之

美名而藉以文其外至其意况耳目之間恍惚倉皇遂不能自檢其本色逮本色露而其人俗也宛然是固不難爲子辯然子不可以不辯抑僕有進于子也凡論人品者不能求其至而第論其真不真其真則雅也其不真則俗也班固稱好惡趣舍動靜無常隨人之情欲謂之俗是俗者殆失其真性之名耳王者之詩曰雅詩聖人之教曰雅言劉邵志人物以爲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凡雅之爲言常也常者性之近也得性

之近則一至而偏皆雅矣夫向所稱八者得一至
焉亦可謂之雅譬之醴盈其其醯究其酸極之皆
足以和于味若其性所未有強爲之而不獲其至
其趣龐雜而其人不可以常則即謂之俗昔咎繇
之言曰三德六德彰厥有常吉哉此人物雅俗之
衡量也且今之雅道重于世正謂其有益于世耳
只如世所指爲極都雅者無過文章節義二事然
如永如宗元爲小伎如仲舒如昌黎如歐陽眉山
爲不朽豈以千百世上下寥寥大雅僅得四君子

而當日人文遂與日月爭光彼倔強而慙者駕發
蒙振落之上而汝南南陽以風操繫未造竟比桐
江之一絲蓋性得其近則小可以飾固而砥鈍大
亦可以經國不朽而扶百年之九鼎雅之道槩見
于此僕文人也又慕鄉黨之自好故槩述其二端
云爾吾子以此說通之必曰偏師多克偏雅多真
其于國家誠有補焉語曰觥飯不及壺餐言偏之
救于世者多也吾子謂僕佐量以籥乎其亦勿以
三家之言畧之

與郡中友人論文書

積雨浹旬門庭爲壑賓至躡屐而迎巢棲而語是以不能接諸君子也初歸已擬僦一第而直近數百緡橐俸所餘纔輸其半業已衣帶盡質而計無從支吾度人生不容有負進之累遂吾復愛吾廬矣山谷有言家本田舍令不登進士則茅屋蓬窓淒涼萬狀其又不可不堪其憂耶此味正可爲諸君子告也所居斗室簡牘錯亂歸舟所載書無盈丈地可設籤架多束他舍几上惟有楞嚴南華卓吾

老子藏書數卷而已以故筆墨散失而諸子執舉業問我者踵至且不惜行乎泥中則諸子將何取於僕僕居陋室中想見舉業原本似有一得則敢以相質也大抵制舉業若龐博一第則今人柔皮厚肉以相逢迎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政恐他年老大不免嫁作商人婦耳若豪傑之士滌除胸次高自期待且須自我作聖賢不向聖賢討口頭慧謝惠連雪賦云因方爲規遇圓成壁此際自有化工在若所云縱心皓然何慮何營則又人心化工與

造物相通處也文之規璧題無常形而我有成象
如千江月總一光明如水銀珠只一圓體應題而
出肖題而止當有一絲不挂處豈擾擾營慮者能
究竟此事耶吾見文章家營慮者皇皇矣當兒童
時諷誦鄙俚語如千鍾粟高堂屋借此羶悅鼓舞
遂沁入骨髓但解溫飽願足不復知有向上一路
長而操觚遂以我七尺之身逐逐于邯鄲之步優
孟之叔敖吾嘗笑蘇秦一生懸梁刺股非不專愚
柰其志在說人主多黃金遂敝敝於暮年之揣摩
而已叔孫通綿裏究竟逢馬上公之悅而後世遂
鄙爲醜雞丈夫不絕營慮高自期待亦安能論文
字哉又今士子往往急於功利而工於借途假如
呻吟掇拾尚屬同流亦有微名稱結聲援批根引
繩借顧盼齒頰爲毛羽忘妻徙宅殊可深痛又其
下則飲食徵逐游譚無根美僕鮮衣招搖自放後
生轉相效慕不復見性命上一點澹泊影樣文章
一路敝壞至此吾願作文者守此何慮何營四字
本自無慮本自無營營慮何從而來多是文心做

出直須掃得淨盡便是一片大光明照無不破說
無不通我心既通人心必徹此是舉業最上公案
向來諸老宿未曾點破故不佞一拈出之亦向文
字中說妙莊嚴法也至於無營慮則心清心清則
能死亦能活能死故遇題無不破之關能活故下
筆無不靈之局即咏歌嘯傲登山眺水盡是箇中
生意寧必守尺寸之常編呬唔一室之內遂目爲
精進哉諸君子過我論文而索我法僕無法也願
諸君子高自期待而已雖然我則不能而告之人
人將謂我何願諸君子之相勗也

答王弘臺僉憲書

承論三教同異欲就中一一分別夫不作分別見
者正生死關頭打破處也孔云無意必固我佛云
隨順覺性老云虛而不絀動而愈出此際俱就隨
事隨境究竟性命一着應用隨作應語隨答虛名
假號一切掀翻入聖超凡只在當下隨用隨了既
無功勳安有同異爲同爲異都從形色上妄起名
色一受名號所惑便與心性禪定自起疑團生死

歷劫不了所以將三教名色一筆掃去正是直截痛快豈云僮統混成不佞常言護持現在之世界尚屬持世之模莊嚴未來之淨土總是利生之地一念不起徧滿乾坤六用縱橫神功寂若終日力作亦是妙明六時晏坐具含本照到此千江一月大地陽春生死息滅輪迴斷絕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從何着想從何舉口若胸中有箇三教門戶疑同疑異俱遮本地風光所謂空拳誑小兒豈可受其顛倒也率爾奉復尚須便羽教之不盡

與張華東都諫論伏闕書

昨因會議僭陳膚言而台丈蒐採葑菲轉陳當事憂國熱心能有幾哉夜坐感激再有所見密陳台聽蓋伏

闕曠舉見於本朝者三

錢太后喪禮

武宗南巡

肅皇議大禮諸臣持之有故執之甚力遂爲二百餘年來盛事美譚今者

重華深拱邊事危棘臣子不覲

天顏靡繇靖獻故合百官而叩闈此政苦心急着也然舉朝瞻仰中外屬望在此一舉

天威咫尺臣子積誠感動沐浴而朝須先定一儀注行之彬彬有章上不褻瀆

至尊下不紊亂班列無令班皂混入以媿

禁庭無令衆口喧嘩以傷國體干掖間人屬之金吾宿衛整肅朝儀屬之贊禮鴻臚百官以次揖閣各屬以次揖其長同儕公會連揖而進朝班靜肅

如君父視朝之時吾輩先盡事君之禮而後

可冀望天顏之一見也至于此番公疏定達

御前不畱頃刻韓司徒云是不可以多多則覽弗竟也是不可以文文則上弗省也簡明痛切先

剔病根次求臨御其他點用輔臣及用人兵食

諸該行之事另備一疏以待俞旨慰諭後而即

上之其公疏內只說奴酋志在大舉實係宗社

安危非泛常夷虜入犯之比而皇上久不臨朝

遂令賞罰不行邊臣莫知震悚兵食無措朝臣莫

知主持故今百官俯伏請覲 天顏奏疏既明白
感動而朝儀又整齊不亂此正感格 君父之大
機括亦令百年後援引今日之事爲美譚也第二
疏事宜詳而言宜簡使 皇上臨御便可作大老
口奏如 聖諭下問便可作百官公舉此必預備
而後可無辱盛舉也書生不敢再強聒恃 台丈
擔當忠義能主持之故敢以聞幸速于太宰公處
面議而慎行之不勝惓切

與耿藍陽書

書院志序舟中僅成章耳中間詳論道脉開塞者
以此志非一方之書且門下作志意原在學問大
同處也雲物符應叙中言之而不得詳蓋此須屬
大老名筆傳信吾輩年少言輕世人將視爲點綴
文具耳院規叙敢再一發明數語附上然五教品
目渾成定須依樣恐犯手即生枝節也至于發揮
和融則仗鴻裁獨見以提衆盲耳不朽大事不敢
愛其商確也前夜辱枉舟次話別兩人肝膈都盡
歸途靜思世路合離之故忽有不能釋然者不敢

不以相質蓋吾輩論學一事原以明明德于天下
非爲潔潔淨淨無怨惡無疵議作自了漢而已也
然今世之人喜強而不喜同善排而不善信論學
論道者幾爲寒塘之柱衆流湍之不摧不止矣夫
此輩皆有明德皆可兼成也寘而不與之通一體
之謂何與之通而不入也顧又重之駭嫉焉夫吾
輩亦必臨民而後加之民立朝而後施之朝矣以
當駭嫉之輩其能安且久乎不安而何藉以行吾
道乎假如養身而有待善藏而自樂焉其於吾道
救世澤物恐未必是也人生一段精神當強仕時
政須載天性而用于家國天下其又安得傲焉高
蹈而負此光陰乎泄泄待時而漠然理亂乎若欲
檢點調停化異而示同匿疑而見信是胸中有一
人相在夫我先自喪也抑或直而行之徒作氣力
用事焉恐一躓而禍家國天下也於權於正兩有
不可而吾萬物一體之氣象亦覺有窒礙而不圓
滿者矣願先生于經世內指點出世安樂處而示
之此亦行乎夷狄患難之真供據也夫有事何以

無事應而人我之氣和有辨何以無辨處而彼此之心平敬何如存而傲者獻恭誠何如設而狡者獻實此際一腔元氣直入于流俗之腹而後未化成水然不知本地陽春何在也孔子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直於磨涅有津津得意處便是孔子樂在其中妙境界藍陽先生着眼久矣今入而爲國家擔當大事且時事棘焉焦毛髮而救之當有不容待時日者世界周旋一不入先生之胸次而消融變化布陽春于天下則必有自性作用化異爲同易排爲信可爲不佞弟發覆者不佞弟何知第敢爲先生一起予便中示教相見未期形骸遠也而精神親矣

與顧桐柏侍御論遼事書

庚申八月

蓋不佞感今日之遼事而益嘆曩日之誤也曩日之遼誤在守之不足而輕言戰驅數萬甲兵于甌脫廣漠之地主客彼已之不料諸大將各自爲功而無首尾犄角之勢氣驕而備踈法玩而心離賊并全力以破我一隅而又以長勝之鋒橫擊我東

道師而殲之所嚮若拉枯馬甲杖鎰重火器毒藥
盡以輸賊而反借爲攻我之具噫誰之咎哉自後
邊人膽喪土著之民聞風聲駭遁而開原鐵嶺遂
爲胡馬蹂躪之場矣甚至委瀋陽爲空城而偵騎
于掖不敢出虎皮驛跬步外收潰扶傷徵兵繕甲
築垣鑿池明號令申旗鼓絕賄賂誅貪懦支柱河
東一亩者秋毫皆經畧公力哉夫遼兵弱而不能
守勢宜取兵于內地兵多集則餉必加添雖樞密
以空檄徵募而計窮度支以心計加徵而力絀然
而未可以經畧之號呼嫚語爲蹊田也至於今而
調無餘兵派無餘餉海內之民力竭中朝之設法
殫矣傳聞奴築包石城爲新寨今又築一城于撫
順關外十里而即運我廢堡磚石以爲之我竟莫
能支莫能問也且又鐵騎守于外群胡耕于內而
放牧出沒皆在我邊牆內地行無人之境而馳驟
于無不如意之場如此則明已棄虎皮驛以外一
帶游徼莫至烽火莫通而尚可以言守乎夫善守
門庭者不於門庭也善守堂奧者不於堂奧也夫

碁欲自治必着着先出而常可以勝然後不至于
坐困凡守者必令士常有樂戰之心而我時爲可
戰之地又須示之以旦夕必戰之形幸而不戰則
我以士力修復久廢之城堡整頓已墟之土地得
寸守寸得尺守尺遠近應援布置絡繹設遇賊寇
來証便須出奇設伏併力一創漸而潘陽完則圖
鐵嶺鐵嶺完則圖開原開原完則圖撫順清河而
後乃扼邊關之隘口乘高據險築堡置兵來則擊
之去則尾而剿之又於邊內清野屯墾早種早收
以贍堡民以給屯士行之二年而賊掠無得勢必
坐死穴中倘亦事理之易見可行者以經畧公明
見諒必籌度至此不然竭海內以守遼東可也竭
海內以守一遼陽可乎而况乎遼陽亦未必能守
也嗟乎功名之際難言矣令賊一據撫順以東諸
城堡而守之便是疆吏之失職而此際何以謝雲
臺之議哉此非獨經畧公之憂蓋社稷之憂而吾
輩所共以爲憂者承台翁過而問之敢密布其竊
綿之恤不宣

答經畧熊司馬書

已未七月

方今邊事壞 朝事益壞邊事壞尚有 元老壯
猷伐謀制勝計滅此而朝食也 朝事壞而大臣
稊稜過於擔當小臣私圖重於國恤旁觀痛哭之
言既不能達 宸聰剥膚切近之說又不能聯同
儕此際阽危莫救蓋有什倍於邊疆者矣 台臺
入遼政典一新旌旗改色真有一段精神在刑賞
招揀之外社稷臣作用光彩自然不同承示遼軍
裸體朽腹既不足於衣糧而朽甲敝兵又無當于

堅利萬一賊至何以應之此非獨

台臺之深慮

寔吾輩舉朝所當共憂也幸聞宰賽父子與奴鬪
而奴又橫勝則迤西諸虜必人人思憤而仇之彼
黨既離我守可固台諭以虜制夷此第一勝着前
不佞亦曾以諭北關諭西虜及頒詔慰安天下遼
東言於 朝而又擬四詔諭藁以進之 政府至
今尚未見舉行也聞奴甘心空國而入夫兵憤者
敗况我主彼客未必非殄滅一機會惟清野堅壁
以老其師設機置礮以挫其銳出奇埋伏以乘其

惟厚集固守勿輕與戰而奴來不得志則去固已
重困矣此安危之機在 台臺固自有妙算也昨
見大疏三上 俞旨皆不逾朝報聞 聖衷旣留
意如此諒火器衣甲所司奉 旨當不日可輸軍
前但未知果堪用否耳惟是日來調兵一事司馬
司農不能相濟有成當此呼吸應援之時尚且推
諉至分職掌至大同新到三千餘兵集都下日久
而犒賚不聞廩食無措兵士漸已逃散而其存者
至有賣衣典袴赤身乞食將來各處土漢調集益

多而安頓無法小則沿街捨食大則鼓譟脫巾未
濟遼急先爲京患因事生事禍豈獨在遼夷也此
種機括臣下蒙蔽日甚 聖主未曾洞察伏念當
今大臣上疏每得報聞而皆顧忌不肯言小臣間
亦抗言直陳而不能徼 御前乙夜之覽惟 台
臺忠心已信于 主上邊事無隔于 御前而又
熱腸大力能爲社稷九鼎之藉每于條便宜疏中
不獨指點遼事即朝事亦宜分析及之也攘外者
先安內非 台臺重臣一言亦安能令 九重撤

向來煬竈之蔽哉思之無策言之殊痛以鼎諭頒
及故捉筆娓娓言之不宣

與王職方論徐詹事練兵書

庚申八月

愚竊見徐詹事之練兵也當往歲東師敗衄輦下
岌岌思得重兵以護之當時京營十萬兵皆無足
恃即號爲選鋒九千者亦率聚操應點持槌而曰
兵迨卯集辰散而仍爲市井行乞矣故議者謂

京師豈可無重兵而會詹事上書譚兵事其區畫
規模甚廣大其言製造器甲諸法甚精細夫廣大

則非一二年遽了之局精細則勢必欲件件身親

夫今件件身親而器械甲仗數多又安能積日累

月直待完美而後熟習不知此蓋爲數百年擁護

都城設此大方畧而無暇計錢糧之接濟與時日

之久暫也當事不於此時算計兵何從來餉何從

出安插何地奉號令指使何人而一旦以 官衙

兼臺職鑄印授敕而遣之事頗創見而原無善始

善終之長算即此時已覺了局之難矣今者東方

暫緩輦下已置兵事于不譚問兵輒曰京營自有

兵問餉輒曰援遼兵有餉問犒賚訓練之費輒曰
目前濟遼不給而何暇計及於新設練兵之衙門
官若贅疣而錢糧不應一難也民從調遣而來者
原籍給帖以二年更戍爲期即練之精熟而二年
後且又報滿罷歸化爲烏有則兵無常屯亦無常
練二難也練兵衙門以儒臣出督而儒臣不司舉
劾則權不重其行移體統各道府州縣大都不能
遵依奉行此三難也且昌平通州原各有兵屯守
今一旦以民兵雜處其間兵不肯歸其伍而時與
民徵逐於市廛則州官已苦之又添一練兵府院
于城中即府院安靜體恤毫不相擾而地方朝夕
每多一番奔走馳驅則州官又苦之未有州官所
苦而可久居其地此四難也當日勅議練兵之本
意任一詞臣又設一總兵又設一中軍叅將而甚
至又欲設協理卿寺大都爲數萬兵訓練計百年
長久規模耳今羸卒七千而頗有苦枵腹而逃去
者即一偏將領之尚覺其不相稱而何用此詹事
衙門哉此徐詹事所以再上疏而求去也然而在

當事諸老若愛惜人才深憂桑土則宜斟酌而責其成功待其兵局旣收而徐議歸併士卒裁省衙門庶幾用人有法而不阻他日任事之氣以愚度之兵之收局當亦無難夫兵多則金錢費而戶部不能給若汰其無用而取其精銳則數必簡矣惟精而簡即厚犒厚餉 朝廷所費幾何而該部亦

何難取辦此收博爲約以省煩費第一義也民兵雖二年更戍而若加以安家每人一年六兩卽又戍亦誰不願之今于七千人中揀其精銳堪用願久爲兵者厚其廩給而使爲久屯之計或于畿南屯地內清理其荒蕪不耕之地給以資本而使之耕如國初故事但能墾熟者卽給爲世業永不起科其原籍家屬願來者給與引帖而令移居其地且耕且練安頓有方始爲應募之兵而後且漸爲土著之民是又永久之計也夫昌平 陵寢通州餉道皆重地也重地有兵固足爲備而兵決不可處之州城當移昌平民兵于鞏華城移通州民兵于壩上各就其地而朔營房以安插之使其操練

不廢而生業不妨或得以其暇肆力于南畝而爲安土久居之計但令管理衙門每月巡閱一二遍量行賞罰激勵而其兵悉責成將領按陣圖方畧而訓練之則州不苦兵擾而兵聚輦下近郊呼吸可以相應此居重御輕之勢也然兵決不宜多只兩處每精簡二三千而足矣蓋取錢糧易設處訓練易精熟而爲可久可繼之道也若然則衙門設亦可不設亦可而何必紛紛議創議裁哉蓋事局惟簡則易收方畧惟約則有效若但以錢糧接濟之艱難民兵去來之無定而便云衙門可以無設前局可以不完乍行乍止旣非所以重國事忽用忽廢亦非所以惜人才徒委一徐詹事以資議論者之口實而于國家無絲毫之助未見謀國者之苦心也惟 高明裁擇

答熊經畧司馬書

庚申七月

初念奉 國命而東也將事之暇可得盡觀塞上戰事及一望龍圖老子顏色慰問暴露勞苦乃遵撫公教而 敕開會城也使者事竣禮不得越疆

然猶作兩日畱感撫公羨意深譚竟夜別而西耳
伏承夷情近狀乃知撫順近郊皆其牧地從此而
西幾同狄山一障矣而邇者柴賀兩將軍驅而出
之如驅羊兼聞奪其攻具以千計賊豕駭狼顧騰
山跳谷而去不可謂兵氣一振哉此後益加綢繆
何虞累卵台臺心嘔髯枯憂國而忘其身令中朝
士大夫受宇下之庇而忘披髮之救反以疾呼爲
怪怒者良可歎也夫常人可與樂成而聖賢舉事
必使人爲我用假令人不爲我用而議論多其濟
少大事去矣今者幸台臺能見於天下而言信于
聖主夫能旣見則人或未敢明掣其肘而操縱尚
有餘地然乘高順風政須以一腔熱血輸之言信
于吾君則不獨可以制勝雄邊而兼可以深言
國事方今聖意無一可信之人舉朝無一快心
之事任者自任而不諧于議之心議者自議而不
設處任之地吾見國事之難爲不獨一遼邊也夫
遼邊直一隅耳從此微言動聖心妙用挽時弊
和衷引人材苦心調民力通天下爲一身聯朝廷

爲一氣皆台臺大豪傑事至於願神養性爲社稷
以寶其身充不佞所爲麥丘之祝也年來目擊都
下危迫之狀不覺縷縷告之當事而漫不見之施
行來教崇獎大過附使九頓以當面語小疏二冊
並呈不宣

寄都下諸門人論遼事危急書

辛酉四月

鴈頓首白來如二俞義叟涵一仲訥元費退如孟
麟諸丈山川修阻鴻鴈良難國恤私懷俱不能已
南人北游甚少而一介行李不便作寄書郵遂隱

括大都以當一堂面話近閱邸報知瀋遼陷沒國
事幾危想輦下倉皇不減已未景色矣不佞雖
暫棲家園而敢一刻忘帝座哉所賴諸兄聯翩
在朝或侍簪筆或司糾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
吾願也嘗私念士大夫小急小怕大急大怕而不
急不怕只如已未二月之事不佞親見城門晝閉
行路淒涼朝中會議相顧失色晨而入暮而出迄
無成畫可行俄報奴賊稍退而滿朝欣欣置城守
操練事於不問矣甚或有以星馳赴難之御史而

反受擅去擅來之彈章以慷慨任事之詞臣而竟
蒙腸熱學癖之訾議以嘔血枯髯之經畧而屢中
咆哮自用之白簡揆之今日竟何如哉藩遼陷而
河以東俱非我有可柰何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
天子守邊勢如建瓴舉足重輕遂關 廟社而今
日 冲聖在位中涓用事當事元老正宜出大膽
力主持萬一有異議而石晉南宋之禍且在目前
此在深計者當絕之於早也且九門煤麥食貨所
出入之地也一日閉塞而城中炊餅水飯俱絕矣
細民無所得食勢必沿家乞食乞而不得則望門
而鬧且爭爭且奪奴未至而城中已潰可不慮哉
宜着兵部每門以卽署一員坐而譏察之而慎勿
閉門以塞煤米之路此又目前第一急着也京營
兵具數耳即今選鋒九千果皆堪乘城防禦者乎
急須料理或抽揀或召募或用舊練兵所存之卒
得萬人統以二勳臣而分屯于輦轂城外近地可
以壯城內之膽而防不虞之患莫再蹈前日用徐
詹事練兵掣肘故事也起用威望諸公亦須斟酌

慎重近見邸報以一人言而即起數人不知朝廷
有多少官爵多少錢糧而供此添設衙門乎擇其
寔心能任事者破格用之可也天下大手段人可
以濟變亦易于生變倉卒間未可以利器輕畀人
往代事宜鑑至于 明聖冲年冠婚未舉雖疆場
多事正須事之以靜居之以閒 講席宜不輟披
陳朝儀宜益加整肅在臣子當竭力計畫事事周
防而在吾 君宜定志安神增益學問所謂處不
事若無事理亂朝如治朝此是事君大體段切不
宜紛紛攘攘互相張皇致令 主上色動心戰傍
徨無依而中官輩遂以搖動根本之說進也夫邊
疆之事第一賞罰宜公而速以前李如翰之悞事
楊滄嶼之輕率李如楨之昏瞶其未伏刑章且未
論只如近日瀋陽之變川兵力戰渾河斬獲三千
餘級而朱萬良姜弼以保護瀋陽爲信地竟按兵
不救而反走數十里外望瀋陽烟起聞其炮聲絕
而乃知城陷也此二總兵者即刻梟首以慰川兵
萬人之冤寧得爲過而 聖旨尚云戴罪殺賊耶

昔年神考在御臣子動輒謂不能得之於主
上而託言做不來今日冲聖言無不行而事事
未有定畫當此孤城危陷之時而三日前尚有攻
熊經畧并攻及宰相必求伸前日雷同排擊之說
而後快者朝事如此真可浩歎也諸兄當報國之
時處纓冠之會而又具憂國之誠相時之識能無
意乎不佞差限原在八月而又爲兒子試事婚事
少留頃刻然此身既爲王臣自不得復顧其私稍
待兒子入試後即早就道赴國家之難矣憂
心如焚筆墨不莊且北行便羽不能倚馬而待燈
下捉筆以徧告諸兄幸明日張膽昌言于朝毋
怵于禍福而惴惴孤城之是懼也相見不遠聊附
衷語寒暄諸不敢及遼疏四冊先馳上餘容另寄
不盡

與孫相國愷陽年丈書

中國相司馬海內跂足望太平而朝宁爲甚輦下
士大夫父老翹首俟擘畫而同盟爲甚連讀二疏
固已見鈞地擔荷大畧施爲次第矣而只今板蕩

之秋寒裳而援溺焦額而滅焚遲之頃刻終身不
救愚以爲欲整邊塞先理朝廷欲理朝廷先明法
度夫法度者 天子之法度也宰相無 天子之
權而行天子之法執此馭世則危可安焚可治僞
疆可伏若不然則衆爲政而 主不尊即玉堦方
寸地旦夕間已生戎莽之棘而何問疆場矣撫臣
失地難以經臣先遁辭經臣棄師難以撫臣戰敗
解而一則負岨旣猛一則呼天更悲至于失陷城
池原同一律而罷輕逮重已屬調停若乃紛紛詖
論欲正逮者于刑章而還罷者于原任遂至戈矛
起于白簡鳴鏑集于重臣黃扉懼府長此焉窮
天子屢見焦勞而閣中尚不立斷近聞 內諭催
勘宜速此不過下之部院片言可決而遲延時日
支蔓愈多夫需爲事賊斷罔后艱獨立不懼可當
大過假令閣中奉行 聖意據法處分論撫臣以
死而姑長繫以縻西虜之心寬經臣以戍而速遣
發以消跋扈之釁其他結黨亂政之尤告之 皇
上懲一警百赫聲濯靈而京師清靜自此商確守

禦選將治兵皆可爲矣當此髑髏之世人心渙散已極不勸天子誅一二罪人不足以救千萬人之命向來久坐請室者覆軍之大將新被緹繫者連逃之監軍借其頭顱以令藁街而傳塞上吾見朝行事而夕悚息如震霆之破醜睡矣此又振邊氣之先着也前小疏中命將屯關外聯虜護藩籬實係件件穩着今兩奉旨速行而未知部已遣官閣已發敕否若再委之總督行邊徐議而吾恐奴酋不能待我定着已刻期到關矣近頗聞朝議牽于衆囂思再用經畧者益大可駭夫以經畧之嗜殺而寡恩也頃解任潛踪時幾飽塞上逃民之刃而今尚可再試之關耶萬一民變于市士變于伍操戈相嚮而山海又一廣寧矣奴乘內潰而來我寧能嬰城而復驅亂民以爲干櫓耶即經畧幸晏然據關而修守塞事也其不樂用西虜而必欲速之變固夢寐所不忘也西虜令激有變而我肩背處處皆虜患此際京師能一刻存耶此等情事以諸老高明何不折之片言乎年翁上結

明主之知下負舉朝之望而又親受 玉音料理
東事 講幄魚水 特簡腹心凡可正朝廷定邊
計慰 宵旰者事無官府例得專之密疏造膝言
無不行若能伸國之法尊 主之權定畿甸之人
心鼓邊人之敵愾苟利社稷寧畏衆矛捐此髮膚
如樂鐘鼓况斷而能敢鬼神避之若論其全濟未
必非一段光明相業也且 天子齋莊虛已英明
靜觀原欲誅失事絕煩囂特待閣票施行於體甚
正而柰何不亟仰承之令其習于攬權以基中興
之美設或彼此顧忌虛文相讓致 聖意以閣中
無一堪倚而號令自專半夜之斜封不知其所自
出閣權一去其能收耶至于太阿旁落魍魎晝遊
賊至城危人民駭散即聚十六州鐵鑄不成此錯
亦悔何及哉弟沐浴麗澤久矣今日之事韓魏公
所謂才識膽俱全者非 年翁其誰與歸夫明于
觀火允望斷于發機盡瘁鞠躬護此孤危 明聖
他日弟補閣臣記當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手
勒密陳語無倫次詞煩筆疲墨汁爲枯覽後即付

咸陽無畱作出位之謗案也不宣

與王經畧大司馬書

海內經遼撫遼者三四更矣負氣鬼者復而不善
用人懷忠貞者寬而不能威衆任樸勤者闇而不
長料敵乃方叔元老竟屬桑梓 先進豈天畱此
一段勲名以光吾江南耶前祖道時見 台翁肝
腸慷慨意况安閒機關靈動而辭 朝一疏屹乎
砥波靡而擎危厦 心竊壯馬行且直抵黃龍犁齒
庭而掃其穴即勒銘醫巫閭且不數何論榆關鎖

鑰哉欣快欣快私念獨坐專征身兼節制如京卿
召募不相統攝衙門 廟堂早宜撤還使兵權號
令有所歸一而監軍柱史職司激勸尤須膽力有
餘者當之若臺僚循次而差就道者已無壯氣而
安能鼓舞軍聲近讀關差梁侍御一疏慷慨通亮
此君即堪按遼何不一轉移其間耶閭兵使募健
卒五百而安家月餉頓倍援遼兵常額之半夫五
百人之所費雖寡而關內外數十萬人倘欲比例
效充不幾以一旅之師生三軍之餽望哉是皆安

危所繫不可不議也其最宜詳慎者在聯西虜一
着夫我借西虜以捍奴正謂其戀市賞之利則必
各部落固守其市口而我可漸復河西以爲山海
門戶耳若許之前屯開市無論各部併于一路關
外已不勝擾而彼皆不自顧其市口誰爲捍河西
一帶邊境哉此 台翁所亟宜差一通曉夷情者
委曲與之講明即金繒賞勞可破常格封爵授官
可從厚典而決不宜許其以前屯爲市口也今之
衆口僉謂河西可棄者非奸人則庸人也河西棄

而山海能安枕乎必借其感激之餘我亦整兵東
出漸復漸守直至廣寧收復驅奴過河而 台翁
之勲勞方思過半也况自此而或渡河長驅或截
河固守豈不綽綽有餘裕哉天下大豪傑事業惟
有大豪傑胸次大豪傑識力者能成之古來諸葛
武侯裴晉公而下不多見而本朝止有于忠肅王
文成即王威寧諸公亦未足數也是非 台翁僕
寧敢以此相祝偶賦五言排律一篇書之扇頭敢
獻幕府而并抒區區一得之慮小沈司馬彥威兄

沈篤濟國才也於其出都敢勒小緘以致嚮往惟
台炤原不宣

與郡邑論絕塚書

蓋聞生死不齊者萬物之變也見其生而忻焉見
其死亡枯槁而戚戚然動焉其生死不在物也惟
其當念感動處不在物故急而趨之萬全而爲之
謀此豈有轉盼等待哉仁人之術固如是矣 閣
下仁人也環邑之氓籲而得求而滿其報者無虛
日矣若其無所控籲所求者 閣下耳目見聞之

所未及然愚固知 閣下聞且見之而必戚戚動
也急趨之而爲之謀萬全也以 閣下通身是仁
也厲請言之松泖國也瀕海而莽算地者賦之幾
無餘其間城市水滸山麓平疇纍纍古墓相錯徵
其主名什九無有蓋嘗偶步郊外據城南一方間
有先朝宦碣名字尚存而一坏漸湮磚石零落或
覆如敗髻或側如破甕有仰而凹有深而窞有夷
而蔓衣冠所宅狼藉糞壤蔬圃塲師不辨封識把
鋤從橫寢以芟削過之蕭然不能正視因此訪之

鄉遂父老知大江以南往往皆是不特吾松一方
然不佞區區寔願吾松仁人主持首敦埋骼之
義間攷絕塚其槩有三宦不百年豐不再世及其
斬然苗裔夜臺何有斯之可憫寔比若敖若其窶
人孱子垣墻爲市柏木爲薪辟繇賦若毒螫去里
井如脫屣人亡世杳孰稽厥初或者卑戶丁男不
克振拔家無擔石而里排搜馭墳址引繩批根遂
至委去首丘變更名姓及其陪償逋賦反累里甲
而建鼓求之弗獲影響吁可哀也已更有二患昔
年均糧皆以亩內絕塚聽本亩里甲贍償或又曲
派塚旁田戶帶納夫絕塚旣累里甲則糧不贍糧
不贍則必展轉佃種矣隴上則樵徑爾穴旁則鋤
窟爾朝傭土而暮揆磚其墟也當不待數年若其
龐附于豪強之產則其受鋤受削者更什伯也此
墓不踞其田中則依其田外在田戶利恢其南畝
在佃戶利廣其子粒而塚于何有他如荆棘叢薄
人無所利視爲曠土牛羊牧之若乃瀕河衝激則
桑土爲滄岐路往來則一坏成陸此類不經封殖

掩蓋則燐骨蔽青野衣冠委流水悠悠之鬼誰與
告語獨以棘于國課人莫爲籌僕謂絕塚之糧徵
派于里甲業戶是開以侵削之塗也保全絕塚莫
如處置荒糧今考各保區畝絕墳所占多者二二三
十畝少者不下十餘畝數年來每畝頗有役田役
米而近今顧氏義田之散各隨糧額多寡派給此
項豈僅以佐役人之急已乎夫田代役人而役則
役利也田代役人而賠荒則役亦利也以兩利人
情之道而豁該縣絕地無名之糧似無不可今塚
邊餘地即不能廢佃而就一坵之內當有數塚數
塚所占當有幾分積塚積分當有幾畝量畝而派
其糧于役田之中其所占役田之需固無幾也絕
塚之賠償可免則官府之禁令可申矣但積敝旣
久侵削頗多一旦嚴禁恐開刀局是死者未蒙蘊
土之益而生者先受告訐之累合宜申明國禁除
已前不究外聽其改正仍着各區畝該年督同每
畝賢良畝正二名勘造絕塚文冊二本一送府一
送縣一畱本畝務要明白細開某字號某人絕墳

幾畝幾分墳內絕塚幾口可承佃者幾段不堪佃
種者幾段如世久名姓難查仍隨號數開具其僅
係撮土不及分數而四面皆田者亦宜開明某塚
在某戶田內積記幾處類算成畝總註冊內無得
遺失仍示塚邊餘地無妨佃種則着里甲照舊佃
種贍糧但不許仍前侵盜墓磚墓土如遇塚墓冊
壞者即着里甲或承種人或墓傍人擔土覆蓋又
於每塚上着里耑立一小石書絕塚二大字旁書
土人侵燬者依律究罪而歲一委官查驗之如此
則稽考有冊約束有條徵糧有額里甲豪強帖然
兩戢而千年枯朽可以安堵矣曩者濟上許侯來
治吾松也捐俸散帛收流離之骨埋暴露之棺至
今爲松人德政口實夫未入於土尚施掩埋之澤
况千年黃土骸骼而忍不爲封植保護計乎抑僕
因是更有感也曩者直指甘公勅義塚也亦爲窮
民無葬地者設耳而義塚之糧仍出自里甲以故
近來里甲一當窮民之埋厝也輒按地而索之錢
第曰吾需此以賠官糧恐不給也故民寧爲火葬

而不樂於就義塚夫火葬一節夷俗慘矣近者又
竊取絕塚絕地而爲燔蕪之場夫烟火通於蒿里
泉下有知不幾爲門庭之虐燄哉今若絕塚旣籍
之官而義塚豈得復累之里甲至於義塚絕塚兩
項錢糧竝付之役田所出而火葬可息發掘之患
可免矣此千百年無窮之福利也昔陽明先生封
古塚而酌之也曰斯塚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
夫仁人君子其於枯槁慘烈不待自擊也聞于人
必如蹈水火之急救焉斯能爲生死萬物之主愚

竊謂明公今日其主之者也夫修陰政助陽氣其
益在吏治若澤渥重淵而春施萋枯以全其所爲
仁人戚戚之本體則其益在人心伏惟明公啻之

論興復郡中書院書

蓋聞風俗變化繫乎人心人心日新則風俗成矣
夫民日日而新而莫知其新之路也故願上之人
善導之矣嘗試語塗人而曰爾爲聖爲賢未有不
喜且往也而未必時時有人焉告之若有人焉時
而告之則塗人之嚮于聖賢也必矣告之者有以

新之也入墓而哀入廟而欽愚民之所不沒也然人亦何能時時行于墓對于廟乎此哀欽之一脉所以動而易絕也自古王教之成也宗本而易其末導晦而復之明爲之立學校義塾書院之屬皆時告之以聖賢之路而興起其哀欽仁義不絕之心故夫小學洒掃而入義塾師儒廣厲而入學校若夫書院之設群薦紳父老子弟而歲月爲之會迎四方之高賢達士登講者之席質疑辨難以明其教習雍容登進主客揖讓之儀以和其氣窮性命精微推廣天地萬物一體以爲國家求學問之用故講習熟而型摹立心性開而志氣振其于民也皆有赧然愧油然興而不忍自甘于滛放者則愚所謂墟廟不絕之脉而塗人入聖賢之路也今明公建節以來吾江以南毘陵海虞之間其風溫朴其人皆簡淡近裡而篤于學問者雖天性乎盖亦明公作興書院講習型摹之力也松澤國也地澗而人柔善下其野朴近裡雖不敢自後于他邑以負明教而靡敝日久無有卓然強立肩道之

重者生乎其間則書院之興起何可少也今吾松
黨庠之間群子弟而官師訓之薦紳不入席也里
社父老不與聞也遠方之高賢達士未嘗臨而問
也聲偶帖括鄙俚之言薰人而心性源頭未有豁
然言下者此吾松人物之所以益善下也幸可教
者則此一點常新欲動之機盡松之塗人愚人而
具有之此機不引石火明滅究竟沉淪而不可救
故願明公設書院一路以講習型摩之且松之書
院如九峯西湖郡誌皆可攷也九峯地囂而不可
復即復之亦不可居西湖之址一名谷水沿西廓
而南地莽蕪而汗邪洄曲群木聳植尚存其先環
碧泳波之遺意其地今已置爲棄宅轉展賃住若
官民相佐可捐十百千而有也在宋元貞爲孔子
燕居樓在元至治爲姚氏義塾在今日爲一郡風
水交結之地而又閒曠無用同于櫟社其文明一
派在人耳目復而剏之易爲力也今郡縣廣厲之
美意且諄諄也薦紳鼓舞以觀其成雖拮据不敢
數也父老子弟之喁喁固將時日以幾也竊聞非

常之原繫乎其人難于慮始世俗所懼 明公以
理學名世建節南土當風化之重精神所嚮元氣
從之且膏雨之潤不擇萋枯陽和之溫寧遺寒谷
而今吾松僻壤一隅不獲與毘陵虞山共見德化
之盛觀禮樂道德之原是亦 明公之所惻隱也
夫射之于廣漠也一人焉樹之招則衆逐而善射
出矣樹招者力也望洋而濟見艤舟焉而人競渡
矣操舟者益于濟也夫王教之成亦若此矣伏惟
明公觀于塗人聖賢之路明變化自然之道引石
火之明而大明于天下攷籍按故興復書院廣講
習敦摹式推廣郡縣薦紳之美意以慰父老子弟
喁喁之望仁澤浹乎肌膚德教翔乎海隅 明公
之恩施與聖澤俱不朽風俗幸甚某等幸甚

復顧涇陽先生書

向以小儒仰止 先進旣聆緒論輒復津津不意
膚言乃賜商確更發明廣大之古稱大智邇言必
察直見塗說俚謠盡是真語以水合水以火合火
本體是一決無有二旨哉 門下之有取于膚語

也本體影子處處皆見功夫樣子刻刻皆新不第
指點實地却又圓融撇脫省多少擔板漢氣力昔
近溪先生有言天地萬萬其物而無一物可以象
吾心古今萬萬其事而無一事可以象吾學乃知
影子樣子都是權義會得是權本體功夫却已打
成一片也鳶飛魚躍是真功夫勿忘勿助是真本
體仲尼樂在其中是真功夫十五志學至七十從
心不知老之將至是真本體後進之儒只解以悟
作修如先生者真是以修作悟固宜玲瓏透徹直
挈真實當下處提獎人也至會上自叅自認直是
見賢思齊一段實供據所謂入水知水入火知火
若不認取本體功夫都浪說矣學問只管自己不
管別人讀此悚然知蒲堂講學如饑人丐食姑待
不可自喫自飽不宜隨衆只在飯籬邊坐也鶻少
苦帖括長而無門得 先生片言鑪鑄覺此生銷
鎔鄙吝不作矍冶益自振濯以期不負 長者然
發蒙之賜則惟長者時時督誨之仲春望後趨會
不盡鶻頓首頓首

與李總憲旭山論楊侍御被劾書

伏惟老先生耆德重望 聖心眷注已久當今國
難方殷人才難得挽回培植全仗重臣近見邸報
祝掌科參楊道長鶴去來自繇一疏及讀楊道長
掛冠出城疏方知來時係奉堂劄以時方多故臺
員稀少催令入都既係差內官員復命未曾除俸
則一到管事原無可糾獨此熱心任事之臣而以
無當煩言速之令去使 國家無一可以憑藉則
私心竊有未安故密爲老先生一陳之其不敢具
疏者以儒官無言責也其不容自默者以義激不
能已也竊惟 國家承平日久士大夫習于苟且
功利而志氣全不發揚兼以 皇上久不臨朝德
音不宣紀綱不肅爲臣子者俱稊稜周旋優游待
遷而無一種赤心能傾瀉于 君父砥礪于職業
是以無事則泄泄終日伐異黨同有事則攘攘一
朝空言塞責迄今奴酋之變垂一年而無有直前
擔當蚤言苦心如古人滅此朝食不以賊遺君父
者言之正堪爲痛哭也楊侍御當邊報方亟九門

戒嚴之時而獨驅車兼程入都見 朝發策獻忠
佐畫當事旬月之間疏幾十上而意良苦矣其標
識熊侍御廷弼遼中疏牘指其料事先見堪任邊
事之故上之本兵轉達 聖覽而宣諭之命遂下
其述東城叩馬書生范性善固根本之策疏告
皇上其說皆痛快鑿鑿可行其遣人往通州訪問
劉綈家屬遂疏述其妻子流寓之慘及東征死事
忠鬼宜卹以感動 聖聽而遂奉優恤之諭蓋寢
食間無刻不以國事爲念者又其言皆有倫而往

往中 聖主之採聽當此多事之時其赤心弘幹
如此等人物寧有幾也此即家居尚且宜速之來
况旣來方受事效力而可聽之去乎夫承平之日
來者爲貪位危急之秋來者爲奉公老先生試訪
之都下薦紳公論如侍御者以貪位而來乎以奉
公而來乎夫以其徑來而參也則必令在籍諸臣
能憂 社稷謀國是者盡裹足而不來可矣若然
則 皇上所與共理戡禍亂同患難者畢竟何等
人生愚未敢以爲然也古云同舟遇風則胡越可

使相救今則不然任風波之漂蕩而舟中之交亦自若也其可恃者獨一舵師耳老先生德高節高望高今日之舵師也可聽其相亦以垂覆哉且老先生不言誰爲言者言之而皇上一留用侍御之旨則賢人之去轍可挽而老先生共濟有人此都人士所快心而寧直爲貴衙門留一賢哉感事切衷不敢告之他人而第手書密箋告之台聽即楊侍御亦不敢使之知也伏惟採擇而行之于國家大事幸甚

與聊城王邑博書

客秋東郡舟次一晤挹門下神采高誼至今有餘快也乃者辱不遐棄千里而走信使示以籌遼三大議讀之援古商今明于事諳于兵度奴虜于枕上而連射竒中公真抱天下竒志哉吾嘗歎言國之寶也知幾者能用之幾固有毫末于其首而丘山於其尾者能用言則寢難于毫末不能用言則受躓于丘山屋之未傾一木能支也迨其旣傾樁櫨莫能撐持矣國未亂而亂未甚一言可扶也迨

其既亂謀臣才士莫能補救矣故用賈誼分封之策而亞父三十六將軍之師可寢用劉向抑王氏之疏而光武昆陽之戰可免用王猛勿圖晉之說而符堅八十萬之衆可活也夫先事之言蓋利國不可勝計矣扁鵲傳曰使聖人預知微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病已而身壽竊嘗怪末世禍患既來形迫勢見而尚置藥石于罔聞也不傷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奈之何哉第三篇論事微激恐不宜輕示人門下卓識瑋抱方將謁帝承明對賢良策爲

第一流人而哆口冒當世之忌取盡言之譏似非書生三緘以爲六月息意也不見慶曆石守道作詩而蔡君謨戒其壞事乎倘從刪削使言無罪而聞足戒更是一篇石畫謹論也嗟乎魯連子蹈東海千古不復有魯連子門下宦聊城乃發三矢射肅慎之墟言必破的射必應弦真儻竒節哉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勉旃爲國慎重愛寶是祝辱教徵序此大經濟書似不必作諛語或此簡即可刪其他語而存之乎拙刻三種并以請益不盡

與顧大理桐柏書

客秋奉別歲暮而歸遙望五雲山斗在仰歸山鹿
鹿塵冗了無寧息既不獲供事 講帟亦未得聆
教函丈年華虛度德業無聞媿矣媿矣辱 老先
生臨別憂國共濟之誼形于言色而向未獲便鴻
展申尺一此中鬱結不可言喻早見邸報聞遼奴
復訐竊甚危之而經畧撫臺以降夷一事相水火
更可慮也夫降夷來歸開關受之中國體也但宜
厚其犒給散處各邊方內地以分其勢不宜聚之
標下爲室中之虎此全在處置方畧不必爭宜受
不宜受也去年周毓陽事事與熊經畧相和而纔
保一年有餘之危邊今未數月而經撫可以異同
耶此在 朝廷決宜戒諭一番乃可責成功弭隱
禍耳以翁臺赤心敢私論及之蘇松民力殫竭百
姓雖甘桁楊捶楚而徵稅不前可柰何若 廟堂
仍以蘇松爲不涸倉者恐髓竭之人危亡在呼吸
也翁臺夙抱惻隱亦于齒頰間救此一方民乎此
不佞弟歸山所目擊故不得不一告耳時事累卵

而議論紛紜門戶之爭牢不可破非藉翁臺柱石
昌言何以支大厦于不傾耶滌室之憂敢一聞于
知已四千里一緘相聞不復作寒暄語此衷常在
左右矣諸惟鑒存不宣

與臺中諸門人書

偶讀邸報見近日所聚訟二事總之皆以忘言爲
福蓋移宮一事始則宜散其黨後則宜優其禮前
小疏第十事內云人臣以防微杜漸爲忠 聖主
以推恩廣孝爲德合下該是如此臣子何功之可

居而數數焉爲

主上反覆言之致令

天語再

三申其舊憾似傷

綸綍大體至如張差一事已

屬旣往且論當日在宮闈則宜言風顛以全天性
在廷臣則宜言奸細以防媒孽亦是事勢宜然至
今日而事經兩朝可以付之浮雲過眼且 祖妃

靜處閑宮

親王首列大藩

聖主展親有體而

臣下嘒嘒何爲者故不佞謂二事以忘言爲福也
此其關係頗大故恃知已同心之愛密陳以請政
馬高明當主持此一段正大公案也秘之秘之又

不佞歸故鄉謁郡邑見有荷校于治前而哀訴者
問之皆催糧不起人也細訪乃知糧重而民瘠即
官法亦無柰矣蘓松皆然不獨一縣也夫以民斗
米百錢而舊額新派併日而催長吏迫于考成即
惻隱而無可柰何小民窘于釜糈寧敲朴而莫可
爲計乃當路尚以蘇松爲不涸之倉而增派未已
耶此等景象不佞昔年所未見者故特密聞之想
仁人君子所共隱而不惜齒牙間造福也敝同年
劉侍御方瀛梅學憲長公楊侍御修齡皆生平肝
膽交也方瀛用大而別白甚明但過厚不疑人長
公落穆而有真心實用但不修飾外貌修齡慷慨
惡公坦衷熱腸而不防小人此皆廟堂之望公論
想已表章之不佞生平不敢妄許一人也幸密存
之以備啓事之一助山中人何敢言事然吾輩心
交則又不敢不罄吐耳經年不相對可復作寒暄
語無關天下事哉敝同門李素我到京矣廉如水
靜如山兄一見即知爲典型也某再白

又與臺中諸門人書稿

主聖時清多賢彙進政歌雍咏夕時也而足下執
簡柱下肅清郊畿片言而定國是顧盼而播陽春
寧不稱吾黨勝事哉古人云直言在國爲元氣君
子從來豈願名夫惟君子不願名而後能爲國之
元氣也告君父宜直陳不宜隱語宜爭其大不宜
爭其細宜愛惜人才不宜摧折方長宜言其所信
不宜言其所疑宜核論事而責其成不宜苛論人
而索其垢宜莊語不宜近譎宜簡捷不宜支蔓大
約心爲君父者不競氣不爭名設以身處而後可
以論人度其必可行而後可以建白夫小臣大臣
之積也搏擊逞一夫之技能小臣事耳存國家大
體扶至尊紀綱循職掌修實事則當其小有大之
用矣足下性植正氣而出以中和不激不詭他年
當作王三原劉忠宣其人近讀大疏已見一班故
敢爲此心知浪語此是吾輩相期故態當勿以示
人近見邸報日講暫輟而郊祀遣官舉朝爭之不
得且內旨動以神祖晚年倦勤舉動爲成例而
無一人舉萬曆初政相告者此漸恐不可長也說

長說短總是未務權其所重是在高明靖獻耳不
佞馳驅八十日而歸抵家粗安爲兒子試事婚事
且當作半年留此心不能忘 紫宸也吾邑章父
母允儒潔已愛民而能擔荷大事廟堂冰鏡材也
聊述口碑以備採擇班役還捉筆附此以當面語

荅門人周季侯侍御書

都門立譚已作更歲事矣 衮衣初御朝政載新
言路宏開正人克斥以足下深養定力洞識大體
剖破藩籬出之和平行之正直國是深有賴焉寧

獨爲吾黨慶亨途哉夫事激而變生人激而心生
曩者言官拔茅而進而未聞讜言婉諷定君志扶
國常培植人材輔養根本嗶嗶焉惟抨擊譏彈之
是務擊之不去而言路輕擊之去而人材壞夫彈
擊太甚則人人畏譏畏譏則必思固寵固寵則必
至逢君至于講幄不開郊祀不舉動引萬曆倦勤
故事爲先朝成例卒不聞有懇切別白爲 皇上
一言者夫 冲聖當少成習慣之時惟言莫違後
將何底近見邸報有以大老通呼吸于中涓爲疑

夫令中涓借大老以爲重則權內移大老託中涓以自固則權外諉此內降之傳宣不出閣票而昌言之爭執漫無處分也豈非一時太激使然哉足下高明當見及此矣冢卿獨立不懼人也進賢退不肖太平所關令久于其位正人君子實式靈之矣讀司寇一揭殊有深憂兩賢豈能相厄哉家居無事惟爲兒子考試結婚倘二事就緒即思北來聊盡講地一得矣承惠問不勝懸念退如近疏篇篇得大體端人氣象自覺不同相見道意

回王立宇撫臺書

新正五日渡江一緘附頌明德至六合而京口使者捧台函至期許過厚愛君憂國之忱溢於言外則台臺生平赤忠定力固足爲九廟長城非止江南半壁也邊事日壞廟謨日囂乃以經撫不和按臣中搆致奸細潛報奴中而遂渡河有鎮武堡之敗然奴實畏西虜與之爭而未敢長驅也廣寧人心望風駭散奸人爭欲以龍亭迎奴且甚欲倒戈縛撫臣而撫臣西出矣寧遠一城又爲逃民逃

兵焚燬殆盡撫臣無駐足之地而遂退保前屯矣
經按二臣已鼠竄入關而顧高張其口廣設其筭
搖惑中朝士大夫又零斬西虜叩關之首級意不
過欲甚撫臣棄城之罪證成聯屬西虜之非以掩
其自己先逃入關之誤而不顧國家若激變西虜
令其一與奴合則山海之危不可言而京師決岌
岌不能守也今日朝士有一種黨同伐異如在昏
霧中尚可告語哉所可惜者 天子穆穆動必以
禮每日憂危見于顏色而大臣尚以爲必然無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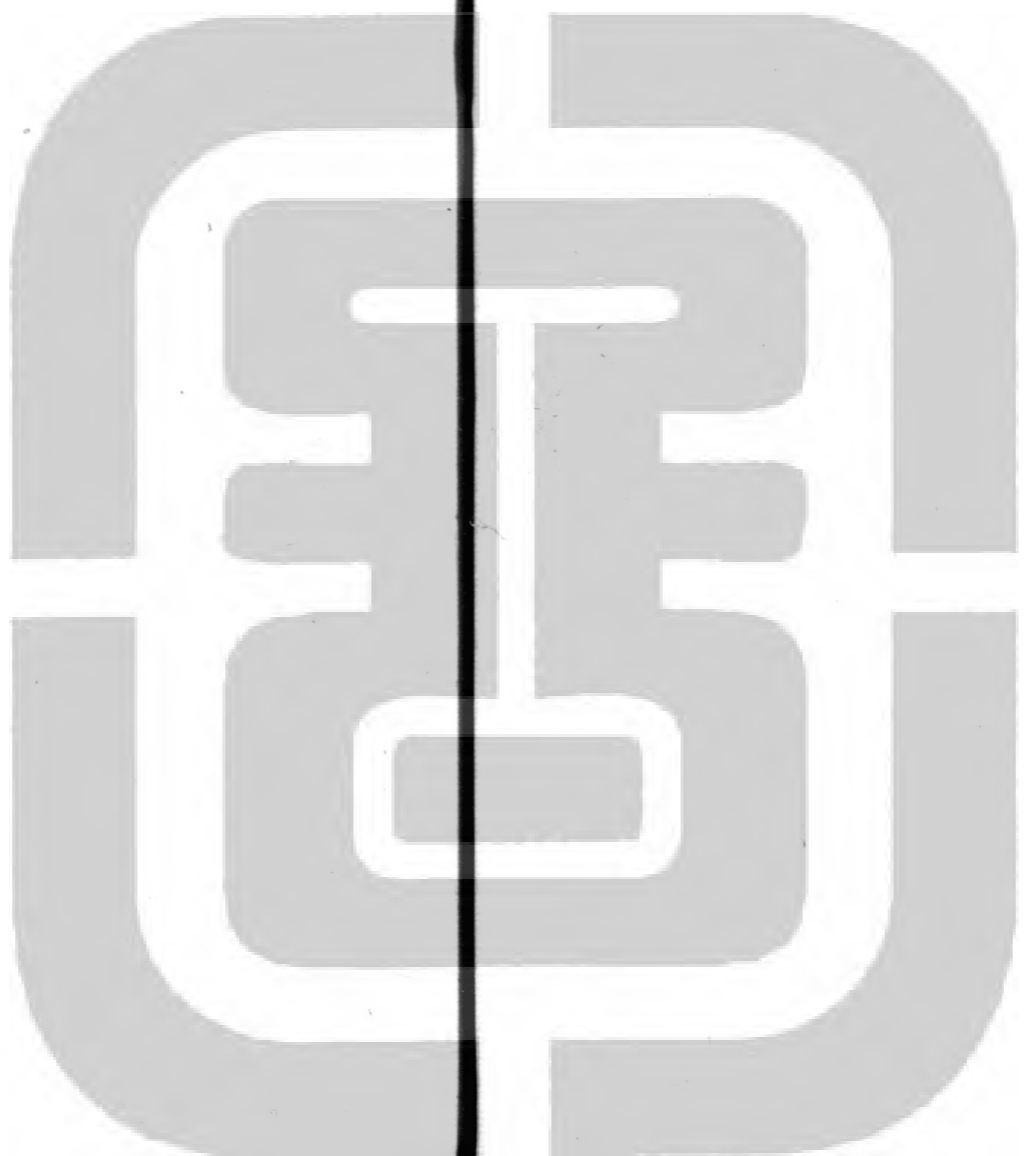
此際情形必且與國同盡可柰何也不佞以爲河
西幸未陷奴則決不可棄西虜尚藉口內護則決
不可絕屯守在命將慰諭在遣使而熊王俱宜逮
還按臣亦宜更易庶以省煩囂而專務邊計僭上
一疏未知當宁肯採用否也讀老公祖處置地方
兵糧大疏鑿鑿簡易切實可行之永久而擇選鋒
一事尤得古藏兵于郡國遺意夫兵數簡則郡縣
易集廩給厚則將士樂從營房定則兵有寧居甲
仗整則軍有儲備至于扼要害置將領而即因原

設衙門尤爲簡要第一着也 祖制衛軍止以守城而不供別用今沿海一帶軍丁爲地棍包攬軍官上下和同幾無一軍矣不識尚可供簡練否此在台裁必有定畫也團練行于久廢之餘糧餉按其該給之月補虛冒獎異材事事皆如穀療飢而藥伐病讀之具見苦心石畫矣東南倚老公祖如嚴師如慈母焉若借秉樞軸參畫 廟堂其利濟神京寧有量哉遠承使者之來手札諄懇同心之誼永矢勿諼手勒布謝神與俱馳不宣

又答王立宇撫臺

新正纔抵國門而東夷之羽書旁午日夕惟山海之累卵是懼然懼矣未能備也即欲備矣然無所不缺亦安所勝備也備不於疆場於天下不於天下於朝廷不於朝廷於卿大夫方寸耳今卿大夫方寸先戎莽矣瞋目語難者舌鋒佐闔而稊稜處中者兩可調停載高苟祿者覩局占風而憤激憂時者太息流涕威斷不聽于天子而命令不尊於絲綸勲戚漸懷憤發而細民敢散訛言營伍挺呼

而武弁犯上內禍可勝言哉蜀蠻旣訶而錦城危黔苗起而鬼方亂荆襄岌岌滇廣紛紜江淮苦募兵而腹心搖登萊苦海道而藩籬壞甚至西虜素仰鼻息今幾化爲東夷天下之勢可槩知矣每念臣子束髮而事君王難而從之九死靡悔分也第朝臣輩與君親者漫無一事擔當而吾儕業屬䟽逖則又一籌莫獻直至事危事迫而與若人同盡何益哉今日日可待寇至日日可待內潰而舉朝相顧以目執熊王之罪案抗不相下真類癡呆至於總督巡邊兩大臣坐不展一毫指縱而新經畧又空手而出矣兼聞奸細窟宅即在軍幕之間近已發覺而無可指名者尚多此番支節又是一朝廷蠢動事也老公祖控制東南值百孔千瘡之餘爲救焚拯溺之計隻拳撐大厦一柱扶九鼎安東南非即以安輦轂哉鷓隻身旅邸家累纏懷問渡秋濤勢不能已不揣微無窮之庇求換水程一紙使其一枕安穩不阻石充生成之賜也銜感何如臨緘慚悚不盡



卷之六
五十一

